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曾永義 主編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十三編 第3冊

摯虞研究（下）

徐昌盛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

曾永義主編

第3冊

摯虞研究（下）

徐昌盛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摯虞研究（下）／徐昌盛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2+15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第 3 冊）

ISBN 978-986-404-579-2（精裝）

1.（晉）摯虞 2. 經學 3. 中國文學

820.8 105002160

ISBN-978-986-404-579-2

9 789864 045792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 第 三 冊 ISBN：978-986-404-579-2

摯虞研究（下）

作　　者 徐昌盛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315561 字

定　　價 十三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摯虞研究（下）

徐昌盛　著



目次

上　冊

緒　論……1

第一章　摯虞與魏晉之際的經學……11

第一節　摯虞的經學淵源……11

第二節　《新禮》制訂與摯虞的禮學……33

第三節　摯虞的經學史意義和貢獻……58

第二章　摯虞的史官身份與總集編纂……79

第一節　摯虞的史官身份和史學活動……80

第二節　摯虞的史學著述……107

第三節　摯虞的史官身份與《文章流別集》的編纂……114

第三章　名辯思潮與文體流別……143

第一節　摯虞與名辯思潮……143

第二節　名辯思潮與魏晉文學批評……159

第三節　名辯思潮與《文章流別論》……17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　冊

第四章　西晉文學視野中的摯虞文學研究……201
第一節　從《文章流別集》看西晉文人的漢代情結……201
第二節　摯虞與西晉的文人集團……222
第三節　魏晉史學家與文學家的文學思想比較……250
第五章　《文章流別集》研究……275
第一節　崇文博學的風氣與《文章流別集》的編纂背景……275
第二節　子書寫作、類書編纂與《文章流別集》的出現……284
第三節　模擬寫作的風氣與《文章流別集》的編纂宗旨……294
第四節　總集、別集的發展與《文章流別集》的形成……298
第五節　《文章流別集》的成書方式……320
第六節　《文章流別集》的編纂體例……330
結　語……343
參考文獻……347

表　次

魏晉之際的禮學家……67
曹魏西晉的秘書監……90
《文章流別集》著錄的作家作品……203
《文章志》著錄的作家作品……205
《翰林集》著錄的作家作品……257

圖　次

《洛陽伽藍記圖》部分……229

第四章　西晉文學視野中的摯虞文學研究

根據《文章流別集》中作家作品的選錄情況，復檢《文章流別論》的理論說明和作品評論，再審視摯虞的文學創作情況，可以發現，西晉文人很是重視兩漢的文學作品，並將其作爲自身創作的模擬對象。摯虞又多次參加文學活動，如元康三年愍懷太子的釋奠禮詩文唱和和尚書省同僚外調任職的詩歌贈答等，與當時的文人來往密切，「八王之亂」後，文人產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涉獵政治、孜孜於事功，而另一部分人供職內府、繼續治學，摯虞正代表了後一種傾向。摯虞的文學思想，主要體現在《文章流別論》中，而與李充的《翰林論》既有聯繫也有區別，反映了兩晉學風和文風的變化；而摯虞、李充的文論立場屬於史學家，與曹丕、陸機的文學家立場頗有異同，體現了摯虞在文學批評史的價值。

第一節　從《文章流別集》看西晉文人的漢代情結

通過分析《文章流別集》的作家作品選擇和《文章流別論》的理論宣示，並考察摯虞的文學創作，我們發現摯虞對兩漢的文章給予了很高的重視。這種對漢代文學的追摹，不能僅僅看作摯虞的個人意識，實際上反映了西晉文人普遍的漢代情結。

一、《文章流別集》對兩漢文章的表彰

摯虞的文學思想主要反映在《文章流別論》中，《文章志》也略提供了一

些材料。《文章流別集》久佚，已無法通過具體的篇目選擇來討論摯虞的文學思想，但《文章流別論》中所涉及的作品必然爲《文章流別集》所選錄，這些作品也反映了他對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的評價。

（一）西晉文人的漢代文學觀包括建安年間的創作

今天的學者，大抵將建安文學作爲曹魏文學的重要部分來研究，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自從建安元年，曹操挾漢獻帝遷都鄴城，實際執掌了漢柄，獻帝只是拱默備位而已。但在魏晉之際的人們看來，建安仍然是漢代的年號，儘管曹操後來追謚爲魏武帝，但畢竟是稱臣終年，與獻帝的君臣名分尚在。西晉人的態度，可以從兩次「議立晉書限斷」中窺略，儘管司馬氏從正始元年的高平陵政變後開始執掌魏柄，但最終仍是泰始開元得到了廣泛認同，這其實反映了正名的社會思潮。

西晉共有兩次議立晉書限斷：第一次發生在武帝時候，當時的意見主要有兩類：一是荀勗的以正始起年，一是王瓚的以嘉平開元；第二次發生在惠帝元康七、八年（297～298）間。後一次的討論影響比較大，朝廷三公也進行過問，各種意見針鋒相對，但賈謐「請從泰始爲斷」的意見佔有主流地位，《晉書・潘岳傳》載「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那麼賈謐的意見來自於潘岳。其它有從正始起年和嘉平起年的議論，一從司馬懿任太傅輔政，一從誅滅曹爽集團後總執軍政大權開始，都考慮到司馬氏實際掌權的情況。賈謐以泰始爲晉開元，考慮到禪代之後才有了晉朝的聲名，這種意見獲得了廣泛的認同。東晉干寶修《晉紀》，「上自宣帝迄於建興，凡五十三年，成二十卷」〔註1〕，似以司馬懿爲斷，但說五十三年，武帝泰始元年是265年，愍帝建興五年是317年，則宣帝當爲武帝之誤，干寶應是以泰始開元。

既然西晉人談本朝的開元，同意以泰始爲斷，那麼以此繩律漢魏之際的情況，亦可以斷定西晉人心目中的漢代文學是包括建安文學的。

西晉的司馬彪（？～306）《續漢書敘》的斷代年限可以提供直接的證據，本傳載：

> 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

〔註1〕〔唐〕許嵩：《建康實錄》，第188頁。

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註2〕

司馬彪是西晉的宗室，高陽王司馬睦長子，認爲後漢止於獻帝、迄於建安，並撰成《續漢書》，應該是反映了西晉人的共同態度。

（二）摯虞提及的作家作品以兩漢為主

根據俞士玲《摯虞〈文章流別集〉考》〔註3〕的收集情況，共有文體十二種，分別是賦、詩、七、設論、漢述、頌、銘、箴、誄、哀策、哀辭、圖讖等；作家二十二名（含荀子和賈誼），作品若干篇。作者按照文體和題材順序做了排列，並注意與《文選》、《文心雕龍》的比較，極便使用。茲依據作家卒年排列如次：

作家	生卒年	作　品	備　註
屈原	前339～？	《離騷》、《九歌》、《九章》	
宋玉	屈原弟子	《九辨》	《高唐賦》、《神女賦》，無顯證
荀子	前314？～271？	《禮》、《智》	無顯證
賈誼	前200～前168	《鵩鳥賦》	無顯證
枚乘	？～前140	《七發》	
東方朔	前140？～？	《答客難》	
司馬相如	？～前118	《子虛賦》、《上林賦》	
揚雄	前53～後18	《羽獵賦》、《長楊賦》、《趙充國頌》、《解嘲》、《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	
王莽	前45～後23	《鼎銘》	
史岑		《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註4〕	

〔註2〕《晉書・司馬彪傳》卷八二，第2141～2142頁。

〔註3〕見俞士玲：《西晉文學考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200頁。

〔註4〕西漢末東漢初，史岑有兩人，曹道衡、沈玉成：《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中華書局1996年版）分開著錄，見第79頁；又王立群《〈文

作家	生卒年	作　品	備　註
班彪	3～54	《北征賦》	
傅毅	？～90？	《顯宗頌》	
崔駰	？～92	《達旨》	
班固	32～92	《兩都賦》、《幽通賦》、《漢述》	
班超	班固之妹	《東征賦》	
張衡	78～139	《二京賦》、《思玄賦》	
崔瑗	77？～142？	《杌銘》	
馬融	79～166	《廣成頌》、《上林頌》	
朱穆	100～163	《鼎銘》	
胡廣	91～172	《百官箴》	
蔡邕	133～192	《太尉楊公碑》、《玄表賦》	
陳琳	156～217	《武獵賦》	
王粲	177～217	《羽獵賦》、《贈蔡子篤詩》、《贈文叔良》、《贈士孫文始》、《贈楊德祖》、《爲潘文則作思親詩》、《硯銘》	
應瑒	？～217	《西狩賦》	
劉楨	？～217	《大閱賦》	
託名蘇武和李陵		李陵與蘇武詩	
託名枚乘		古詩	

以上作家作品的資料來源是《文章流別論》，這也是最可靠的《文章流別集》的作品依據，所錄作家除屈、宋、荀子外，其餘都來自兩漢。另外《文章志》也涉及作家作品若干，尤其較多地提及後漢曹魏作家作品，但《文章志》是作家的小傳，重在交待其生平和著作情況，儘管也提及一些作品，但可能受制於《文章流別集》的編纂思想，並不一定能入選其中，譬如「(桓)

選〉成書考辨》也確認有兩個史岑「一位當王莽末，字子孝，一位當東漢時，字孝雲」，摯虞等人誤將《出師頌》、《和熹鄧后頌》繫於史子孝名下，據其內容，實爲史孝雲所作，可從，見《文學遺產》2003 年第 3 期。但本文意在考察摯虞的文學思想，故不改。

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註5〕，所提及的《七說》和《沛相郭府君書》是文體不類碑誄但又要湊足十八篇之數的產物。

但《文章志》的著錄不無價值，茲將提及的作家卒年排列如下：

作家	生卒年	作　品	備　註
史岑	（王莽末）		以文章顯
劉玄	明帝時	《簧賦》	
傅毅	？～90？	《琴賦》	
桓麟	108？～148？	《七說》一首， 《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碑九首，誄七首
崔烈	？～194？		
周不疑	193～209	《文論》四首	
阮瑀	？～212		
潘勖	160？～215	《魏公九錫策文》	「以文章顯」〔註6〕
劉修	劉表 （142～208）子		著詩賦頌六篇
陳琳	156～217		
徐幹	171～218	《中論》二十篇	
王粲	177～217		
繆襲	186～245		
應璩	190～252		
應貞	？～269		

《文章志》涉及的作家中，只有史岑、傅毅、陳琳、王粲與《文章流別論》所錄相同，而提及的作品卻無一爲《文章流別論》所論述。無論如何，這些作品對於理解摯虞對漢代文學的提供具有同樣的價值。

（三）摯虞的文學史思想中對兩漢文學的表彰

《文章流別集》所選的作家作品，反映了摯虞的文學史思想。賦、頌兩體，存世較多，茲以此兩種文體爲例，分析摯虞對漢代文學的態度。

〔註5〕《後漢書・桓彬傳》李賢注，第1260頁。

〔註6〕《衛覬傳》：「建安末河南潘勖，黃初時河內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先看賦體。《文章流別集》選了哪些賦作？具體作家和年代分佈又是怎樣？這些關係到摯虞對賦史的認識。茲引《文章流別論》相關內容，再進行歸納總結。

《藝文類聚》等類書引《文章流別論》有「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註7〕，「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之詩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註8〕。《文選》班彪《北征賦》李善注引《流別論》云：「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註9〕《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李善注引《流別論》云：「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註10〕《古文苑》卷七《羽獵賦》章樵注引《文章流別論》云：「建安中，魏文帝從武帝出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瑒、劉楨並作。琳爲《武獵》、粲爲《羽獵》、瑒爲《西狩》、楨爲《大閱》。凡此各有所長，粲其最也。」〔註11〕見載於其它資料的有關摯虞論賦的還有：「摯虞論蔡邕《玄表賦》曰：『《幽通》精以整，《思玄》博而贍，《玄表》擬之而不及。』余以仲治此說爲然也。」〔註12〕這條材料沒有明確提及出處，孫詒讓《札迻》卷一〇以爲出於摯虞《文章流別論》，察其內容，理應如此。

摯虞將《楚辭》視爲賦的一種，反映了晉人受《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影響，仍然堅持辭賦不分的觀念，到了梁代，《楚辭》已經成爲獨立的文體，《文選》將其列爲單獨一類，反映了蕭統等有意區別屈原作品與賦的意識。又「七」體已經獨立，儘管《七發》是大賦的濫觴，但不計入賦類討論。

《文章流別集》選錄的作家作品耳熟能詳，都是傳世名篇，在摯虞之前的賦論家，如皇甫謐《三都賦序》和陸機《遂志賦序》也大抵涉及，因此說《文章流別集》選擇了當時公認的佳作。《文章流別集》中賦的題材，俞士玲根據《文選》分類方式，共區分爲七個小類，各附篇目，筆者稍有增補並羅

〔註7〕《藝文類聚》卷五六，第1018頁。
〔註8〕《藝文類聚》卷五六，第1002頁；《太平御覽》卷五八八，第2644頁。《北堂書鈔》卷一〇二，第429頁。
〔註9〕《文選》卷九《北征賦》李善注引，第142頁。
〔註10〕《文選》卷九，第144頁。
〔註11〕《古文苑》卷七章樵注引，《四部叢刊》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註12〕《金樓子・立言篇第九下》，第925頁。

列道：《楚辭》類有《離騷》、《九歌》、《九章》、《九辨》、《高唐》、《神女》、《鵩鳥》等；京都類有《兩都》、《二京》；田獵類有《子虛賦》、《上林賦》、《羽獵賦》（揚雄）、《長揚賦》、《武獵賦》、《羽獵賦》（王粲）、《西狩賦》、《大閱賦》；紀行類有《北征賦》、《東征賦》；志類有《幽通賦》、《思玄賦》、《玄表賦》；又有荀卿賦《禮》、《智》等等。

《文章流別集》所提及的賦作家有屈原、宋玉、荀卿、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班彪、班固、曹大家、張衡、蔡邕、王粲、陳琳、應瑒、劉楨等，具體來看，屬於先秦的作家 3 人，作品 8 首（「九」作俱算 1 首）；西漢的作家 3 人，作品 5 首；東漢的作家 9 人，作品 10 首。兩漢共有十二人，體現了漢賦的繁榮和典範作用。

同時，這也反映了摯虞心目中的賦作的起源和發展的歷程，賦來源於屈原的《離騷》，也是後世騷體賦的模擬對象；荀卿賦的鋪陳方式也影響到大賦的寫作手法；宋玉是屈原的弟子，在賦的創作中很有成就；西漢的賈誼創作了騷體賦《鵩鳥賦》，很有影響力；而司馬相如和揚雄，在東漢已經是人們作賦的楷模，東漢魏晉的賦論中頗多推崇馬揚的論述；班固《兩都》、張衡《二京》，代表了京都賦的巔峰，也使京都賦盛極難繼；東漢時代，小賦的創作越發繁榮，賦的創作已經不再困難，因此作品也越發紛紜。

《文選》所收錄的騷體和賦體的戰國兩漢部分，基本與《文章流別集》相同，如宋玉、張衡各收四首，司馬相如、揚雄各收三種，班固收兩種，大略情況類似，因此《文選》很可能參考了《文章流別集》。

次看頌選。摯虞《文章流別論》說：

> 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爲名，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註 13〕

摯虞所提及的代表作家作品有揚雄《趙充國頌》，史岑《出師頌》、《和熹鄧后

〔註 13〕《藝文類聚》卷五六，第 1018 頁。《太平御覽》卷五八八，第 2647 頁。《北堂書鈔》卷一〇二，第 430 頁。

頌》，傅毅《顯宗頌》，班固《安豐戴侯頌》，馬融《廣成頌》、《上林頌》等，俱屬於漢代的作家作品。俞士玲認爲摯虞不收馬融的兩篇頌，若果眞如此，摯虞就無法落實「流別」的要求。

「頌」本是《詩經》六義之一，《周頌》、《魯頌》、《商頌》是最早的規範，漢儒歸納它們的特點是「美盛德之形容」，主要是歌頌聖帝明王的治國業績，目的是告祭祖先和神靈。頌在發展過程中，或重視對形象的描寫，或致力於對音樂的關注，發展趨向日益細微，脫離了古頌的規範。班固、史岑等人作品，還像古頌，只是文辭發生了變化，這是語言發展的自然結果。但揚雄的頌作，與「雅」體相似，又傅毅之作，雜以風雅，總之比古頌駁雜、已爲例不純。馬融之頌，應是賦體，卻稱爲頌，其差失更顯明了。頌體發展到晉代，更脫離了頌美的基本價值取向，反而倒向反面，轉爲針砭批評，如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即是「褒貶雜居」的例證〔註 14〕，摯虞與陸機係同時人，不容不知，其作「頌」體，強調古頌規範，應該是有爲而發，充滿現實關懷的。

摯虞所選的幾篇頌作，其實是頌體發展過程中的幾種變異形態，即風雅雜糅、文辭變異和賦體化，這也反映了頌體發展的一般情況。摯虞的意思不是說除了這幾部作品，其它頌作俱恪守古頌規範，而是說這幾部名家名作尚且如此駁雜，其它頌作更不遑多言了。明乎此，就不難理解筆者說《文章流別集》採入馬融《廣成頌》、《上林頌》的原因。

《文章流別集》已佚，僅殘存《文章流別論》和《文章志》的部分內容，儘管只是吉光片羽，但通過對殘存文獻中有關作家作品的收集整理，我們約略可以管窺出摯虞的文學史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儒家經典是一切文體的源頭，但因地位尊崇，而不入文章之類，後世《文心雕龍》說「宗經」，《文選》不錄「姬公之籍、孔父之書」，其淵源有自。

2. 摯虞生當西晉，收錄前世文章，主要還是戰國兩漢，而兩漢時期以東漢最爲重要，反映了東漢文人意識的清晰和文學創作的繁榮。

3. 摯虞的選篇大抵是當時的名篇佳製，這是符合總集的編纂目的的，但也融入了自己對流別的考察和判斷，告訴讀者源體、流體和變遷的具體表現，反映了西晉文體意識的成熟和辨體研究的深入。

〔註 14〕參見傅剛：《昭明文選研究》，第 301 頁。

4. 賦、頌、銘、箴、詩等體裁是討論重點，這些是後世認同的純文學體裁，反映了西晉人已經有了文筆意識，也說明在太康文學的繁榮背景下，人們對有韻之文的欣賞。

二、摯虞文學創作中所體現的兩漢因素

摯虞的詩歌創作，多爲四言詩，而對當時流行的五言詩看法比較傳統，即接受了《毛詩序》的看法，以《詩經》「雅頌」體四言詩作爲自己的模擬對象，其存詩較多的贈答題材是從東漢開始廣泛的使用。摯虞的辭賦理論，來源於兩漢和建安時期的舊說，而辭賦創作中，騷體賦《思游賦》遠紹「楚辭體」，但更近的模擬對象應是賈誼，尤其在精神實質上有相通之處；又《鴞鵲賦》，繼承了賈誼《鵩鳥賦》和禰衡《鸚鵡賦》的寫法；《疾愈賦》更是將《七發》中爲人所忽略的客人所述楚太子的疾病情狀作爲模擬的題材。因此說摯虞的文學創作也是以兩漢作品爲主要模擬對象。

（一）摯虞的四言詩創作及原因

四言詩，本是《詩經》的正體。漢代的四言詩，除了郊廟歌辭如《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等外，文人詩歌中，西漢景帝時有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宣帝、元帝時期有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東漢有東平王劉蒼的《武德舞歌詩》，班固《兩都賦》中的《明堂詩》、《辟雍詩》、《靈臺詩》，傅毅的《迪志詩》，劉珍《贊賈逵詩》，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桓麟《答客詩》，應季先《美嚴王思詩》，秦嘉《述婚詩》、《贈賦詩》，蔡邕《答對元式詩》、《答卜元嗣詩》，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仲長統《見志詩二首》等。經過兩漢詩人的努力，四言詩的題材得到了擴大，應用場合也日趨廣泛，尤其贈答詩也較多的呈現出來，這恰恰是魏晉四言詩使用的主要題材之一。摯虞現存的四言贈答體，溯其根源，應該在東漢時期。

摯虞的四言詩，存世共有五首，其中四首是贈答之作，對象是伏武仲、李叔龍、褚武良、杜育，只有《雍州詩》是詠物之作。贈答體一般適用於正式的場合，而四言體既是《詩經》流脈，又主要應用於郊廟祭祀等重要場所，長期以來一直是詩歌的正體，因此顯得最爲莊重典雅。即使陸機以五言詩炳耀當世，贈答一體也不例外，但在與陸雲、潘尼的贈答中，仍然使用過四言體。應該說，四言體本是贈答詩的正體，五言詩風靡之後，漸漸蔓延至贈答

體，而摯虞本來輕視五言體，現存也沒有在正式場合寫作的五言詩，因此摯虞很可能極少創作。而與之共議《新禮》的傅咸，卻沒有他這樣偏執，其與郭泰機的贈答，即是用五言寫成。然而有意思的是，根據傅咸《贈郭泰機詩》小序可知郭泰機是「寒素後門之士」，是向傅咸贈詩自薦〔註 15〕的，不好直陳己意，故假「寒女」自寓，這種特殊的題材需要使用通俗的五言體來表達，而傅咸說「故直戲以答其詩云」〔註 16〕，既是遊戲口吻，顯然不是很重視這次贈答。但傅咸另有一首《贈何劭王濟詩》，亦是以五言寫就，而贈答對方係當時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應該說五言體用於贈答在當時並不會引起非議。雖然說傅咸撰有「七經詩」，對經學典籍頗爲熟悉，又與摯虞受命共議《新禮》，其禮學造詣本不待言，但從本傳來看，傅咸的一生主要是以敢於直言、嫉惡如仇著稱，其經學行跡不甚顯著；而在文學上，本傳說他「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註 17〕，顯然他也愛好創作和評論文學，應該對當時的文壇狀況也比較熟悉，甚至有意識地嘗試綺麗文字，但由於才華的局限和認識的差異，他並沒有很好的融入到主流的文學風氣當中，或者說他與當時文壇崇尚綺靡的風氣是有所隔膜的。其五言贈答詩不妨視作是有意識融入主流詩壇的嘗試。與之相比，摯虞的立場顯得更爲傳統和堅決，尤其是在理論上對綺麗文風進行了鞭撻，這與傅咸的態度有著明顯的區別。

屬於詠物範疇的是《雍州詩》，很能說明摯虞在詩歌中體現的儒學追求，他選擇對雍州進行讚歎，蘊意深遠。詩曰：

> 於皇先王，經啓九有。有州惟雍，居京之右。
> 土載奧區，山包神藪。嘉生惟繁，庶類伊阜。
> 悠悠州域，有華有戎。外接皮服，內含岐豐。
> 周餘既沒，夷德未終。莫不慕義，易俗移風。〔註 18〕

周都豐鎬，雍州是西周政權的所在地，而文武周公等先公先王又是儒家心目中的聖賢，《詩經・大雅》頗載周民族的史詩，如《緜》即說古公亶父遷徙岐下。詩最後四句表明了周朝的風教仍然在當地遺存，影響著當地的民俗風氣。

〔註 15〕按，《文選》卷二五錄有郭泰機《答傅咸一首》，李善注又說「傅咸贈詩曰」，仔細揣摩詩意，筆者以爲應是郭泰機贈詩在先，郭泰機答詩在後，兩詩有顛倒贈答之嫌。

〔註 16〕《文選》卷二五，第 353 頁。

〔註 17〕《晉書・傅咸傳》卷四七，第 1323 頁。

〔註 18〕《初學記》卷八，第 173 頁。

作爲經學家的摯虞，同時也出身在雍州這片土地上，感情是異常深厚的，以西周的流風餘韻結尾，不能說沒有一份自豪感和使命感。

葛曉音深入探討了《詩經》雅頌體在漢魏始終興盛的原因，認爲「雅頌體構句本來就以實字爲多，能夠適應四言實字化以後的體式要求。更何況漢魏四言在相當多的情況下用於頌美和贈答，而兩晉的贈答詩幾乎都是頌美，所以使用雅頌體的現成句式和章法是最方便的」〔註 19〕。又討論西晉的詩歌說「最突出的現象是早在漢代就已僵化的四言這時成了應用最廣的詩體」，「西晉的廟堂雅樂歌辭，一般文人的應酬贈答之作，大都採用典正奧博的四言雅頌體」，指出「四言頌體的形式與儒家述聖設教的內容是相爲表裏的」，而且點出其作用說「四言詩的僵化不僅促進了五言的雅化，而且爲東晉玄言詩提供了典正平板、枯燥說理的現成形式」。

目前可見的摯虞唯一的五言體是《逸驥詩》，詩曰「逸驥無鑣轡，騰陸從長川。剪落就羈靮，飛軒躡雲煙」〔註 20〕，是對奔跑的駿馬的吟詠，很可能是一篇遊戲之作。那麼，摯虞生於五言詩蔚然勃興的太康年間，爲什麼不熱衷於五言詩創作呢？這應該與他的經學家身份有關。

鍾嶸《詩品序》說：「迄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晉初詩壇，以「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最爲著名，基本代表了當時詩歌創作的潮流，並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太康文學」，尤以五言詩的成就而著名。

那麼這七人的學術身份是什麼呢？從《隋書・經籍志》和諸家補志的情況來看，這七人中的大多數，學術成就並不突出，甚者如張載、張協、潘尼、左思等，竟無任何學跡留存，應該是純粹的文人。但張華撰有《博物志》等雜史以及星象圖經；張亢有《歷贊》；陸雲有《陸子》、《新書》和《笑林》；潘岳有《關中記》；陸機有數部史學著作：諸人的學問主要體現在史部或子部，卻沒有發現經學著作傳世。這應該是繼後漢曹魏鄭眾、馬融、服虔、鄭玄和王肅等大家的努力之後，經學經歷了高度發展時期，到了晉代，人們感覺已經很難超越漢學傳統，在缺乏新的思潮激蕩的情況下，遂將學術注意力轉移至史學領域。摯虞儘管有史學著作傳世，但最爲著名的是他的禮學造詣，大

〔註 19〕葛曉音：《漢魏兩晉四言詩的新變和體式的重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5 期。下引同。

〔註 20〕《太平御覽》卷三五九，第 1650 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